崇百藥齋文集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三

陽湖陸繼輅祁孫

清鄰詞

柳枝 本意

斜陽外柳枝殘月下柳枝都是天涯腸斷時一絲絲柳枝 綰征羈柳枝繫花飛柳枝傷別傷春總怨伊莫斜欹柳枝

禹溪梅 詠蝶

雙雙粉翼出芳叢趁殘紅怨地分飛無奈晚來風棲香誰與同 天涯何許絆萍蹤恨怱怱遮莫花房曉霧濛冥濛千回曲折通

簾前剛被扇兒撒愁無情一捻腰肢誰解惜輕盈回身避乳鶯　春歸拚與殉殘英可憐生薄命難將綵筆更描卿都疑剪紙成

游絲不繫可憐身竟誰鄰早又飛花和雨委芳塵將魂付與春　羅浮仙侶怨輕分怕黃昏待得清光一院月如銀無由更覓君

一庭紅雨落難收濕春眸記取雙飛切莫傍簾鉤有人簾內愁　歸期欲訂又還休暫勾留此去知他能否更經秋年華似水流

輕軀瘦損不勝春宿花城一晌相逢雙影未分明夢兒真不真　蠶官樹底漫紛紛怎同羣欲倩呢喃燕子祝

斜曛容伊活一生

水調歌頭

東風慰岑寂吹放北枝梅幽人攜酒花底一日幾裵徊試取花開淸露爲浣看花靑眼三徑雪中開落葉澌荒砌凍雀啄蒼苔　羅浮夢渺難卽首重回殷勤寄語紅杏也欲倚雲栽爭奈鶯簧燕翦易得拋花幽獨不共月飛來修竹可偕隱玉笛任相催

滿庭芳

翦翦輕寒陰陰新綠曲檻閒倚蕭晨玉杯淸酒和淚滴芳塵爭奈靑靑滿徑無情草沒了春痕東風急鷓鴣啼遍直是不曾聞　傷神知甚日新英舊蒂重見幽芬算

浮萍飛絮猶記前身待倩枝頭鳳子濃煙裏細覓離魂
懨懨坐湘簾不捲寂寞度斜曛

高陽臺 聽雨

惆悵東風飄花蕩絮紛紛攪亂春晴結隊游蜂馱香也
趁簾旌誰知一片苔痕潤到晚來雲護疎星儘長宵葉
上心頭滴滴聲聲　醉中且任春歸去奈愁濃酒淺和
夢都醒願作蛛絲黏來已是殘英更堪柳線長如許倚
斜陽只解藏鶯聽朝暉約住茶蘼不遣縱橫

少年遊

洮枝妨帽柳絲牽袖春嬾罷閒遊宿醉初醒獸煙又斷
無奈上簾鉤　斜陽裏燕喧鶯鬧花落幾會留淺淺池

增青青芳草何計浣離愁

高陽臺 雪霽夜寒輒塡此解

幾片閒雲數聲流水卷簾不見青山拚掩重門梅花又點苔斑冰輪最解相思苦碾霜華也做宵寒獨淒然立徧空庭倚遍回欄　清輝玉臂知非舊記深深畫閣勞念衣單爭到圍鑪相逢却贈齊紈回頭說與孤行影便伶俜也只儂看夜將闌一度微吟一度長歎

綠意 朱子庭簪花士女卷子

披圖漫省訝幽香誰折吹上嬌鬟可是東風解識春慵喚醒棃渦微暈玉纖遮莫巡逡見總怕數頻番芳信拚爲伊重貼雅黃又待傍欹鴛枕　況是啼鶯漸老只修

竹瘦損堪倚清冷爾許沈吟索放簾波遮却一身花影無端暗惹柔腸轉恐此去春痕難認倩何人挹取冰輝添寫舞鸞明鏡

高陽臺

別酒迴燈濃雲閣夢忽忽回首春明如此天涯爲誰分却鄉情狂花浪藥漂零早只江南草尚如茵再休教伏雨妥風涴了青青　故山亦有樽前約記招他仙蝠卷盡簾旌那更枝頭黃鸝又囀離聲不如同傍橫塘住倩金波爲浣衣塵恁魂消我正悲秋汝又傷春

浣溪紗

纔放簾波却上鉤下階無緒更登樓最難禁受是新秋

讀曲代拋臨別淚聽香恍記隔生愁不如歸去又淹留

滿庭芳 舟中作

淺淺簾波愔愔蘭韻夜涼薄醉初醒鴉鬟半褪釵影露光熒手弄生綃團扇低窺處碧月紛紛知何日雙騎么鳳吹徹玉簫聲　堪驚料別後方塘水漲紅藕香清怕心頭眼底驀地分明一任輕帆風緊渾負却冰簟紋平孤吟久夜長欹枕窗隙數秋星

虞美人 保緒製海燕記院本每夕挑鐙成一折輒抗聲而歌余臥聽之口占此解

閒宵不放懨懨醉夢比秋雲碎傷心遮莫損朱顏更不傷心何計遣長年　英雄兒女愁難寫一例拋空罷能無

端春影又關情記得斜陽親聽落花聲

浪淘沙

獨自啟篷窗月滿寒江秋空不見影兒雙聘箇踏波人共語凉透清霜　幽夢倩誰償烟水茫茫誤他天際識歸艘容得鴛鴦三十六何處橫塘

高陽臺 寒竹 顧迦 同作

却暑庭陰聽秋院落幾番生意摧殘爾許凄清爲誰行近回闌要支耐得年年減借幽篁同報平安不教欺責竹箱空翠袖衣單　梅花舊約知何似聘疎枝低亞省識愁顏可奈斜陽霜華一樣蕭寒何因細刻珍珠字有湘娥涷淚凝斑展冰紈寫入雙鴉休畫孤鸞

慶清朝 答錢申甫次來韻

挑線闌前迷藏徑裏分明前度花陰待斂銅鐶怪他簾押深深憑仗雛梁新燕穿窗去訴與秋心知何處香芸正膩絲酒雙斟 不是冰絃乍澁祘瀟湘初譜誤到而今筵歡調苦相逢說甚苔岑僕做年時月上怎扶瘦影傍羅衿還禁得兩行別淚灑作愁霖

水調歌頭 庚子霄

靑女最岑寂只與素娥遊無端雲影如絮失卻十重樓欲借倚天長劍還我晴空如練滿佇一輪秋白兔白於玉穩臥不知愁 浮生事渾如許付閒漚除是驂鸞跨鳳長嘯蕩離憂喚取麻姑進酒坐聽雙成擫笛一笑豁

雙眸醉矣子毋怒霜雪已盈頭

綠意 爲婉清姻姪處士牡丹畫帳

冰綃七尺訝滿庭花影移近瑶席碧月西沈不信銀鐙照見十分顏色圍將香夢沈酣處邪更苔深徑窄分明煙雨江南只隔一重簾額　爲問鼠姑風裏可還記一片烟脂狼藉幾日懨懨褪盡穠姿剩有眉痕如昔留春除是丹青好準不費春魂濃冒再莫教灑上皴珠化作瀟筠湘荻

南浦

秋風何意向閒庭吹放小桃髻記得一枝飄墮春淚灑斑斑遮莫苔深草長試低頭認取舊弓彎有亭亭修竹

雙雙翠袖於此倚嬌寒　不信而今重見儘濃愁盡日壓眉端擬借年時蝶粉描影上齊紈怎奈楓林霜葉倚斜陽紅殺曲闌干　祢劉郎老矣且教都作霧中看

浣溪紗　和會容韻

夜永香篝夢轉稀晨妝不柰綠雲肥薄寒天氣倦添衣　出覩蛾眉猶待畫定巢燕子漸低飛乍分明處最凄迷

江城子

南歸北去總魂消是今朝是明朝郎若行時攜妾上雲霄郎若歸時儂也去儂自會蕩輕橈　屏風曲處路迢迢道前宵又今宵試問菱花雙鬢爲誰嬌願化春絲紅

一縷郎去也繫郎腰

南歌子

寶鴨香初燼盤龍髻半鬆秋宵只在雨聲中聽到新晴殘月已如弓　後會期紈扇輕寒拓綺櫳池荷飄盡可憐紅留得雙雙胡蝶見扶容

綠意

酒闌香炧看愔愔四座淺嚬低訝已近春分底事今宵長過星辰昨夜明妃未到龍沙遠早忘却酪奴聲價鎖愁痕闌柱簾孫都向曉風縈惹　猶憶枕函斜倚那人正薄醉飄散濃麝多謝司香分綠推紅耐得流鶯頻借還愁十萬金鈴外等不到香車親迓怎者番小試相思

淸淚已如鉛瀉

浣溪紗

隱隱招提向晚鐘素窗竹影又重重誤傳消息是征鴻

良夜易愁明月盡畫樓更在小星東此時風露與誰

同

金縷曲

入月雙淸夜問浮生流連光景幾番情話風雨無聊離別苦多少琴悲笛咤祢還是幽輝堪借涼露一庭人獨立見胸前寶鏡光如瀉玉山朗晚妝卸　留仙枉衫羅裙衩更而今斜陽官樹炊烟茆舍準擬佳期成再誤負殺燕招鶯迓怕重見闌干低亞不是蓬萊風慣引是蕭

耶未乞春宵假殘醉醒淚頻灑

高陽臺

風葉庭階霜枝籬落分明人在窗紗暖水文鴛爲誰送遍歸鴉而今剩有餘香在記羅帷花影交加鎮懨懨坐壓鸞衾卧聽鸞車　離愁觸處難收拾有書殘柿葉蕭碎璃花擬疊瑤牋無端抛向平沙征鴻儘解傳消息怕粱州未是天涯但淒然擲却霜毫涼却春芽

賀新涼

一院清輝迥記前宵闌干倚處玉樓低並門外班騅留不住說甚秣陵煙艇漸陌上霜風淒緊千萬莫教回首望怕涼蟾偷嚙相思影涑水滑蒿雲冷　稱身勞贈江

邊錦看而今酒痕淚點斑斑汚盡百樣銷融千種悲但覺𡖖撥日永渾未信宵深寒瞥欲向小窗鐙下坐又蠻牋瞥見橫春蚓芸箋亂待誰整

滿庭芳

玉版裁牋月團試茗西廂盡日雙扃幽香一縷未許雜鑪薰遮莫秋容漸老笙簧暖炙透濃春低窺處蔚藍窗外緩緩度斜曛　消魂當此際粗籠翠鬢待轉霜輪便銀河是淚怎瀉離情擬趁青鸞小憩相將去穩跨山君渾無柰西風似翦吹斷碧山雲

一翦梅

綬盡朱絃冷碧簫行也無聊睡也無聊殘鐙坐對可憐

宵月也難邀人也難邀　游絲一縷倩誰招歡也魂消別也魂消同心結子解冰綃珠也輕拋淚也輕拋

江城梅花引 教人先生有此調豔體詞絕工戲倣其意

搖牋四角寫迴文有脂痕有啼痕記得偏身紅雨步芳茵豔殺春衫青似草扶花立怕風吹化暮雲　暮雲暮雲憶遠人酒半醺燭半昏畫也畫也畫不到眉月雙顰十二闌干一曲一銷魂只有年時花上蝶香夢醒見幽輝滿畫裘

燭影搖紅

薄醉歸來殘鐙隱約光如黍牙籤錯管亂縱橫觸忤閒情緒欲向闌干小倚又不奈露濃于雨者般涼月刻意

團圓待誰延佇　苦憶年時茶煙微颺香初炷有人燒燭試銀牋寫徧鴛鴦字不道臺空鳳去并少箇寒蛩對語茫茫碧海還是長娥解人意苦

踏莎美人

塞草留青宮梅積素天涯幾許憐人處朱絃七尺爲誰張誤到山禽頭白蝶衣黃　傍水湔裙迎山染黛佳人合著煙霞外此時風雪阻刀鐶可記褰簾一步喚春寒

臨江仙

一桁珠簾拋未捲水亭盡日勾留挑殘雙線罷藏鈎低鬟窗下坐背面鏡中羞　池畔閒漚瞑正穩新荷乍放還收分明人在木蘭舟好安帆十幅擕妾五湖秋

菩薩蠻

一庭春霧濃如許曉來曾未聞鶯語寂寂海棠絲雙棲花不知　闌干閒凭久小小憐珍偶防殺護花鈴將他殘夢驚

水調歌頭　鄭三澀若榕屋横琴册子

十載抱琴坐珍重幾回彈無端庭樹搖落忽覺歲將闌除却春風雙鬢誰與伴人幽獨風雨滿空山起舞弄清影殘月已如環　徵車遠青衫換啟柴關且喜黃塵爾許未損舊朱顏怪底鳳車歸晚待到梅花破萼香福不全慳綠綺久岑寂爲我解囊看

蝶戀花

猶憶畫樓西畔路手撚花枝小立驚回顧縹緲衣香迺不住珮環轉入屏風去　今日重來春欲暮丁字簾前不見淩波步乳燕一雙相對舞驕人飛向深深處

鷓鴣天　題畫蘭

袖展方袍放葉輕朱唇染墨一枝橫漸無香動當門姤尚有春從隱谷生　清磬寂午窗稿風淹露重最分明禪心慣說拈花笑卻到拈時笑不成

又　月下對菊和海樹韻

糕不成題酒未傾忍寒聊與坐嚴更照來碧月尤憐影艷到黃華也近名　風葉顫露枝橫一年花事記分明若教都作重陽展待展花朝更有情

三姝媚

全椒汪秀才寫舉桮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詩意索題因以誌別

孤懷誰對語正西風蕭蕭雁來人去約略游蹤算長娥應記閒宵伴侶可惜清輝照不出樽前情緒寫向橫圖只有當時沈腰束素　那更淺晴低雨便竹徑落階幾番延佇拚掩窗紗任鏡翻金誰燭拋銀箭醉不成歡怎禁得酒腸非故寄語桃花潭水別愁難賦

甘州

看彎彎新月出林端攜手步閒庭有殘荷未翦小蘭初放露暗香明描取半身竹影清絕墮釵聲半晌無言處落葉堪驚　最憶曲闌重過怪回眸淺笑暈臉潮生問人間天上何計遣離情料芙蓉秋江紅褪對蓼花剩有

遠山橫應知我天涯雙鬢也自添星

相見歡 庭前白秋海棠作花且落矣

霜華吹上春枝幾多時瀟瀟斜陽無力暈殘脂　苔山畔腸空斷惜幽姿便是雙雙寒蝶不曾知

山花子

一度星期上小樓依前銀漢接天流偏是玉釵消息斷罷梳頭　雁字不留雲外影蟬聲已向雨中收幾點淚珠拋易盡奈殘秋

摸魚兒

祢佳期者番誤了多應無分相見蓤花不管人扶病慕地難藏嬌面眷似錢穿不盡人間珠淚如波賤粉痕零

亂只一度閒宵玉肌消減怕約舊金釧　橫塘路挑菜年光未遠當時幾許遊伴蛾眉本是人難畫謠詠新來都斷春夢短渾不慣風前自把纖羅展連天歸雁便寄與音書枉教愁絕何計挽輕電

又

鎮蕭蕭滿庭黃葉荒村風色如許堆雅不是無心整只覺春纖難舉誰誤汝怪清淺瑤池路比銀河阻相思終古問洛水塵生遮須夢遠各自甚情緒　重陽近誰與閒宵聽雨忽忽秋又將去青溪三妹年還小也有飄零堪訴君莫語悔不向來時剪斷黃金縷人閒兒女算當戶機絲傾筐梅子一樣耐愁苦

又 海樹蓼花詩傳和遍於江南暇日見索因塡此解

倚斜陽一枝紅瘦分明畫出秋影桃根雙槳重經處別是石城風景滄江冷怪鷗鳥低頭殘夢驚初醒小樓間凭有零亂靑萍年時曾見簾底曉粧靚 知何日料理漁蓑釣艇相逢重訴蓬櫳晴雲遮莫連波綠只覺野煙催暝休記省剩衰柳垂垂未改纖腰性從教斜整便寫上生綃暫將嬌鬟無意對鸞鏡

又 題方柳村醉菊亭畫冊

作相逢水肥人瘦吳頭楚尾秋早蟹簾魚網關心處各有鄉愁難掃圖畫好但結箇茆亭便有花圍繞泉明未老試添寫樽前飄蕭巾帶遲我共淸嘯 浮槎近且自

閒來憑眺蒼茫目送歸鳥君家蘅杜知何似也只粘天衰草應絕倒問笠澤煙波幾度輕帆到西風吹帽料此日籬邊更番晴雨花信有人報

埽花游 感舊寄劉春橋

春潮乍漲記畫舫初停待君黃浦亂紅交路倩雙雙粉蝶引將深處茗熟香温別是淹留院宇定教住早月影背人偷上窗素 幕府正久跨怨小隊青驄抵催人去華堂列炬又珠光照夜宵深難瞻容得迷藏只有當時庭樹這情緒問劉郎怎成前度

水龍吟 庭前垂柳一株長條踠地奕山海樹諸君頻來徙倚其下經秋蕉萃感賦此詞

病來慵數秋期柳枝搖落今如此闌干十二舊曾倚處

流鶯須記匝地波光極天雲影春情無際歎佳人半老鬢絲撩亂剛配得楚腰細　夢裏單衫初試小紅樓八窗齊啓誰將飛絮吹來江北別魂搖曳葉葉風乾絲絲雨濕做成蕉萃便黃昏一枕秋聲也只是難成寐

長亭怨慢 奕山海樹赤霞見余前詞各成長調屬和循誦輒息仍次奕山韻

記吹散一池萍影廿四番風苦憐春短到得秋來舊愁都似鬢雲亂爲伊小立無奈曲闌塵滿況幾陣寒鴉又一剎催將天晚　江岸嫩黃初見處望極帆護人遠程程相送渾忘了冰蟾偷換怎而今霜縷垂垂還只是同心難挽索門掩黃昏付與素娥魂斷

慶清朝 聞山妻語兒輩故園木樨香矣感而有作

菊婢禁霜酪奴消夜爲誰留住天涯西窗細語無端別緒交加記得小園此日香深處染透裙紗相邀坐穿將金綫圍住瑤釵　漫數月輪圓缺問年年吳質底遺秋懷霸旗風緊空教望斷仙槎一徑黃英似雪料無雞犬到淸淮重門閉階塵埽遲我還家

八聲甘州　送秋醒雨同年同作

看天邊一抹凍雲頽催客換征裘記長亭墜葉空階疎杵各自悲秋誰道蓼花風裏秋影也難留歸燕雙雙去誰話綢繆　可惜陽春偏小又怱怱斜照過了西樓只新寒如水和月上簾鉤料今宵更長醉短更難邀淸夢傍香篝休重訴餞春情緒前度離愁

水調歌頭 都中故人分擬宋人詞見寄怪不及稼軒補作一首寄香延歷下

不見十年久別緒積嵯峨濯纓湖上栖酒幾度玉顏酡屈指燕臺舊雨最是中郎年少花氣染衫羅灑墨忽驚絕百丈瀉銀河　青萍折紅袖濕意蹉跎人生自是長恨無計挽流波裂汝巨遲殘錦投我江淹退筆此屈古今多披髮入山去補屋自牽蘿

滿庭芳 春水次奕山韻

小閣憑闌畫船聽雨春夢飄落橫塘浣紗人去誰更織流黃幾點菰絲萍梗料牽來未抵愁長知何處容他睡穩七十二鴛鴦　難忘自那日送伊南浦望斷霓裳袮條條楊柳記得秋涼遮莫靈犀分水也難分紅淚凝香

歸程遠一痕帆影隱隱帶斜陽

湘春夜月 春埜和琴涵

問東風柳花吹向誰邊又把一縷春愁送到小樓前索倚畫闌凝眺早倉山展笑帶水橫煙記薰籠獨倚重帷深下隔住遙天 錢郎老去香車陌上慵報鸞箋偏是東皇鎮擲得瑤華萬斛都付流年玉壺何在趁新來罷數金錢待訴與怕高寒舊侶雙垂檀袖望斷人間

水龍吟 題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卷子和子詵

工愁還似無愁爲誰雙鬟縈飛絮深深庭院綠陰如夢又飄絲雨倦燕橫窗殘花戀蒂此時情緒問畫師曾否偷窺嬌靨却畫到無人處 忽憶玉爐香燼展湘波欲

行來去輕寒風影添衣無奈箇儂何許暗數簾紋又聽鈴語依然延佇算春來遣得無聊也早向蓮臺住

揚州慢 聽鄰家度曲和浣霞

讀曲傷離聽秋無寐隔墻又倚瓊簫料知音在側鎮耐得深宵最堪笑稱香一粟穿成珠串飄墮生綃任新寒惻惻酒痕散盡紅潮 周郎去後早經年檀板全拋便約住流霞吹圓缺月那解魂銷剩有紫雲舊譜譜花字細認湘豪問清淮橋畔玉人今是誰教

南歌子 種罌粟

可是凌霜質偏留隔歲看春花秋葉太無端領受三分輕暖七分寒 翠接氷蔬淺青憐徑草殘好邀燕子話

前番只見蕭蕭修竹最平安

南浦　聞鴈和彥聞

秋聲初寂又征鴻凄唳墮窗紗卻向小庭延佇惟見葦雲斜一樣霜濃霰急便雙棲何苦到天涯料滄江似練數聲柔櫓倦客正還家　聞說石城衰柳映斜陽隨處見寒雅者是江南何許來省舊蘆花我有一枝鐵篴趁盤雕吹月向龍沙任風高絃響不將清淚灑悲笳

疏影　題畫扶容和宛鄰先生

生綃乍展訝驚春絕豔耐到秋晚嫠尾飄紅一剪東風芳蹤橫被吹斷桃鬟杏靨尋常見渾未信江干池館看紛紛敗葦枯荷可是禁霜愁伴　我亦三生周昉屏風

獨倚處離恨難遣青塚年年環珮歸來認取玉容殘卷偃城一度人間夢早悟徹流輝長短問黃花賦入閒情斜日幾回人散

齊天樂 雪萼和會容

三生不隸司香籍芳心未開先落玉樹塵紅珊枝水淺悵把希夷粘着風窗抵拓只吹入梅林暫成樓托寄語孀娥飛來已誤舊時約 天山此去萬里願身爲花幔護他簾箔便得重逢也應驚看鏡裏鬢絲非昨浮生萍泊早點點檐花聲聲寒柝打疊離魂送嚴程朔漠

綠意 樹珊倚此調賦冬蕉甚見惋惜處反其意

風乾雨濕是修篁彈後一叢殘葉記得秋宵勾引愁霧

終夜妬人交睫輞川畫裏尋常見定耐得霜橫霰急怎
者番一陣狂飈吹裂綠雲千疊　我本無心覆鹿舊來
事付與蒼茫塵劫誰倚槐根半晌淒迷還問南柯樓堞
凋年剩有鄉思在也銷向維摩雲笈便翠裳重展春心
未稱老僧禪衲

又　題李庚笙梅屋讀書卷子

三間老屋在梅花深處其人如玉手展一編知是何書
坐待鬢華凋綠士衡擬借東頭住奈怕見烏絲殘幅蘇
蠹魚三食神仙未抵淮南芳躅　誰向明湖放艇孤山
畔飛下亭亭雙鶴我是江干鸂鶒低頭穩睡一篙寒淥
逢君且往城南去共酣倒旗亭醽醁囑春孃但與添香

切莫勸人夜讀

翠樓吟 十二月十五夜對月和方立

畫鼓催燈金泥說餅恩恩又逢今夕陰晴休細數多半是清輝虛擲良宵堪惜又病緒離懷愁恨堆積重雲拆十分圓滿卻如行客 簾內酒暖香溫問天涯近遠玉階盈尺迷藏人未寢柰都付燭奴詩筒并刀漫拭祇劃斷流年誤人頭白肩痕碧休教帶着隔年寒色

鷓鴣天 游仙一首答春木

可待文犀更辟塵玉繩挽上第三層調馴白鳳排分仗鋪穩紅雲拜月尊 書萬軸酒千樽未須靈藥悔長生只嫌賦草忘收取下界猶傳舊姓名

河傳

閒坐無那篆煙微芳艸天涯夢迷請君試聽金縷衣柳隄落花如蝶飛　旅雁歸程天樣遠期偏準舊約寒初盡月纖纖雨纖纖經愁是畫簾

菩薩鬘

閒庭艸色青無數離人只合憐芳杜春雨太無心春情一樣深　輕裙行處礙愁煞香羅帶落印卻分明金蓮步步生

畫樓西畔初相見雙頭小字書千遍交綫不成行凄迷羅袖香　冬郎年十五下筆驚鸚鵡葺雨楚江昏眞憐是別魂

金縷曲 得儀眞公手書並近詩五卷感而有作

百驛傳春信展瑤箋親裁錦字雙鈐小印前度詩篇猶遲報夢裡珠江似鏡又寄到新編盈寸我是空山羈病鶴枉年年天上通芳訊知已淚甚時竟 西園煙月餘秋影祘浮生受恩深淺那堪重省花骨仙心銷都盡剩有星星殘鬢休爲我較量才命幾度玉樓人赴召痛應劉宿艸緐霜凝不材木慰公恨

高陽臺 寄梅史

寒戀重衾愁生孤枕曉窗已近昏黃一樣彫年看來事事他鄉梅花最解憐幽獨怨疎簾不上春陽算無端背了東風受了殘霜 征鴻自是單棲慣奈歸心難按飛

趁歸檣見說明湖如今也卸濃粧青門咫尺傷心地阻前游夢影蒼茫只休忘眼底心頭一片波光

青玉案

東風一昔飄香絮春色濛濛去不恨春來留不住曉來人病晚來聽雨幾見春來處　怱怱春餞思前度已分春游阻多事青禽傳信誤一番相送兩番離緒此恨無人訴

蘇幕遮

曉雲高春浪定暗數歸期鈴語聲聲應記得年前曾鏡聽江月圓時看取釵頭勝　慰離愁憐酒病一晌溫存好夢怱怱覓芳艸天涯胡蝶命耐過輕寒又早東風勁

齊天樂 歸雁遯盦水同作

閒庭只覺黃昏早無端又催暝色亂葉頻驚濃寒欲壓別是一天蕭瑟歸飛底急怕此去江南故巢難覓冷落吳宮夜寒誰在倚長笛　天涯幾多儔侶有征鴻最遠來寄棲息賴上田荒長安信斷容易見伊頭白晴空瀲豔但容得攜羣頓忘淒寂醒酒臨江待新蟾破黑

暗香 題畫梅

故園景色悔等閒付與江城愁笛細路獨來了了苔痕見幽屐難道西洲別後便忘了春彩寬窄試看取紙帳疏枝寒月在簾額　遙夕意脈脈念鶴徑雪深雁路風急一枝漫摘彈指紅鹽又堆積除是蕭蕭瘦竹渾未識

江南江北算有日歸去也證伊標格

山花子

落葉蕭蕭深閉門薰籠茗盌自溫存易送斜陽遲上月柰黃昏 去定不來來未定兩重心事織迴紋可惜羅巾千點淚不堪分

臺城路 冰藏

攜家一住三年久驚心又看飛雪氈帳燒羊鑪簾閂茗未解分伊優劣瑤英堪擬較園筍湖蒓風味尤絕且共圍爐待他窗外上晴月 歲華格自飄忽但頹然一醉百感都歇問字車來借書信到合與拔釵人說春生斗室早薑謝含辛櫻憎內熱積素閒庭聽鄰柯壓折

揚州慢

翠褶裁雲丹砂擲米舊遊人比瑤京有當時月色曾照坐調笙問司馬攀條別後白門疎柳可許藏鶯便閬瀛清淺未應飛渡雙成　江南三月正楊花初化輕萍芙接翼文鴛換巢新燕不解離情隔著湘簾丁字相看處爭得分明只簾前流水一般春去無聲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三

受業趙彥倫校字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四

陽湖陸繼輅祁孫

賦　序　書後　書

攝山采藥賦

吾師莊達甫徵君爲攝山采藥圖以示繼輅繼輅久從徵君遊爲能知徵君之深者徵君抱經世才嗇于遇不得施寄意林泉閒行歌采芝之同夫作者葢蜀莊沈冥固君子之所尙也迺爲之賦曰

回青氣兮遠風散芳馨兮奚所同廓含秋而一顧羌眇然兮山中山則仰斡斗維俯絡江渚前蟠句曲後蹴龍阜雲霞蔽虧崟崿揞拄墮石齒齒兮荒厓嶙嶙飛水閟

谷兮恍若有聞深林寂以窅窕上猨狖之所羣仙田兮靈畹枝香兮葉短逮紺草之可擷及朱華之未晚爾乃神藥奇艸周羅駢生黃良白昌赤節朱嬴金鹽玉豉珠英石精桐君之所未錄農帝之所不名裳胥拄于深莽步遲回于窺窅芳菲菲其未迷磴盤盤而難上孰好修兮在予極勞心兮憹惘憹惘兮眇緜心眩迴兮屢遷攜重滯于五難接輕花于九僊指若木以寫意拾瑤草而悠然亮覽察其可得兮願從搴蘭而匿荃

月影賦

月影圖吾友輯子奕山傷逝之所爲作也余哀其意爲之賦曰

伊桂魄之窅曖兮周三五而復盈嗟斯人之長往兮永無望乎更生瞻遺袿之在壁兮展長簟之竟牀飆風淒淒而入幃兮步堦墀而徬徨見遥天之孤月兮宛鑒影於中央乍流輝之若接兮烏戢翼而不翔何銀漢之可越兮阻緐星之縱橫撫彤闈之屈曲兮飄輕裾而來倚佩珊珊而傾聽兮簾垂垂而委地蛻恆榦而相從兮秋茫茫而無際

郯城縣續志序

昔在元狩賓載東封降及天禧天書是崇於惟

高宗德隆三大侯不邁哉孕虞育夏

帝曰省方民瘼是詢星雲麟鳳元符勿陳

天章煥炳
湛恩龐洪萬物慕思與天無終志
巡幸第一
孔式負版姬拜民數衞民庶哉佚居斯懼鄉今大縣劇
于附庸生齒旣繁詎無哀鴻催科撫字何道之從
皇淸御宇久安長治減稅蠲租億萬萬計顧艮有司愼
體
聖意志田賦第二
煌煌吉禮疏數有經人和年豐奉盛斯馨我
皇稽古特崇司命光輝粤新
文治彌盛旁參道藏兼及仙眞凡茲禋祀皆以爲民太

乙漢祠元皇唐祖遐哉
聖清度越萬古志秩祀第三
鄉濆東海古風可懷蘆簾竹閣是名官齋冊曰傳舍爾
瞻所集昔賢大夫一日必葺講院之設翊以育材不植
桃李乃生莓苔重門勿扃疏櫺自啟或有幽人來置圖
史志建置第四
郡縣肇設粤資循良東海名守淮陽平陽淮陽臥治黃
老是遵苟不善學不如克勤平陽伺猛手擊大猾良苗
遂生蒺棘斯拔水懦火烈諒哉前聞敬告有位勉爲惠
人志職官第五
漢舉孝秀周興賢能豈惟名哉實行是徵苟乏經術曷

不負晉苟志溫飽曷不爲賈鄭濱東海文瀾洋洋遭逢
清時有善必彰校文東觀侍讌西清敬蓄光彩以副盛

名志選舉第六

孔言十室必有忠信鄉戸九萬豈乏傑儁志以節顯績
以宦成到今之譽志士所爭亦有躬耕不樂仕進幽人
貞吉絕凶悔吝如波截涂如春方韶琴靜壎和使人意

消志人物第七

齊魯之士以氣節名詩三百篇乃遺陶嬰嗚呼聖人慮
之孰矣榮名有歸反是辱矣硜硜宋儒刻論斯起翦髮
剺面甚者橫死猗嗟女士丈夫所難今此不錄寥寥人

寰志列女第八

儒林道學分自宋代空言既繁古訓斯晦東海經義曰始后蒼肅也嗣興炳何煌煌前志往哲兼列顏籀鄭自多賢借才轉謬

聖清建極稽古右文勉爲寔學以紹前聞志著述第九

惟古於辭殊塗同歸王盧淹忽駢儷乃衰東海人文齊梁尤盛前鮑後徐珠輝璧映夕秀待啟朝華易闌我來予古怊悵雲山沂河水清沭河水深秉月獨往如鬬孤吟志文章第十

左右修竹齋詩序

左右修竹齋詩如干卷吾友李慶來鹿耔著鹿耔既殁其弟心陔紹仔將刻以行世而請序於余余受而讀之

掩卷而歎曰人之所望於長年者豈非欲寬其期以成吾之學邪憶吾初識君年十九君二十有三其時君方銳意學宋四家書懸腕縱筆如風雨馳驟已而學唐宋八家文即爲人作碑版銘誌受諛墓金無所讓余嘗戲語君昔人言文章老更成君方少何成之早邪其後稍稍厭倦專攻舉子業南北十餘試不售始頹然自放於詩酒故君之爲詩其精心果志視學書爲不逮然乎遇不遇命也使君輟舉子業專力於詩文二十餘年之中所成就寧止於此然君年五十耳暴疾死詎所料哉於以知耄耋之未可期而功名之不足狥也嘉慶乙亥丙子間余抱痾杜門先後爲盛君孟巖楊君星園丁君郁

茲楊君鼐圃刪定遺集君嘗過余就案頭繙閱及之商榷一二字皆至當不可移易曾幾何時而君之詩亦將付刊刊成而墓有宿草矣夫人生數十寒暑犇走閒之疾病憂患間之其閒精心果志致力于文辭者殆十不及三四而欲挾之與天地爭壽豈非大愚然或幷此無之奄然化去如委土於地棄水於江河曾無豪髮之迹其爲可痛又當何如吾序君詩旣爲君悲亦未嘗不爲君慰也嗚呼死者長已矣吾與心陔紹仔其將何以自勉乎哉

五眞閣吟藁序

嘉慶丙子秋冬閒余杜門養疴無所事事始自刪定其

詩既竟復取詵宜之詩去三之二命兌貞重錄一帙題曰五真閣吟藁而序之曰吾聞諸儒家者曰婦人不宜爲詩斯言也亦幾家喻而戶曉矣顧嘗有辨之者至上引葛覃卷耳以爲之証夫葛覃卷耳之果出于自爲之與否未可知也則婦人之宜爲詩與否亦終無有定論也抑吾又聞詩三百篇皆賢人君子憂愁幽思不得已而託焉者也夫人至于憂愁幽思不得已而託之於此宜皆聖人之所深諒而不禁者于丈夫婦人奚擇焉詵宜早喪母既嫁事姑謹姑憐之時時節其動止之勞佚衣被之寒煥飲食之過不及而均之於是欣欣然始知膝下之爲樂然嚴君官三千里外定省久廢逮揖館舍

又不獲視含斂涕淚嘗浮枕簟間余無以慰也已而余以負米出遊每歲暮一歸省發春數日即又治裝行柳絲帆影黯然神傷或霜重月寒蟲聲一庭孤影裵裒諷詠間作于此而申之以明禁曰婦人不宜爲詩是父子之恩終不得達夫婦之愛終不得通而憂愁幽思之蘊結于中者亦終不可得而發抒也會聖人之爲訓而若是酷歟余之窮于世久矣諒宜既不幸而爲窮人婦凡翟茀之榮裘珮之飾宮室之美婢妾之奉悉無有焉然而二十六年以求無幾微怨尤之意形于辭色者彼蓋習聞夫富貴利達之不可求而文采之傳世爲無窮也吾一婦人冀得以一言片辭附夫子後足矣故雖朝餐

求炊秋風刺骨竈嫗誇鄰女訕譏猶復琅然而長吟快然而自喜樗蒲絲竹之好無以過焉夫世之婦人耽樗蒲習絲竹者何限而儒者之大禁乃不在彼而在此不亦過乎嗚呼自太孺人之終於今八年矣余之奔走衣食如故也動止之勞逸衣被之寒燠飲食之過不及益無有能念之者又屢喪其子若女其憂愁幽思有較甚於八年之前者後此之所作將益多而不可禁然則詵宜之爲詩豈詵宜之幸邪又悔余禁之不早也詵宜姓錢氏名惠尊詩古今體若干首題圖酬應之作亦有余代爲者襍存集中兌貞者其弟三女今茲年十六好作書學歐陽詢裴休後之人得此帙而觀之當有擧然

而羨窮居之樂者丁丑新正二日

選理齋詩序

爲學之道宜何先曰先立志志不立未有能學者也志立則雖行有勞佚日有久暫而必同歸于至其有不至者非變計于中塗即見誘于捷徑者也戰國之世公孫衍張儀孟子所謂天下英才也以王道爲迂緩而學縱橫之術李斯求爲秦相盡棄其所學于荀卿者而學于商鞅若此者皆其人之志爲之也吾聞君子之爲學也有所不顧乎彼者而後有得于此焉亦實有所不足于彼者而後有進于此焉蓄吾之精專營則羸竭吾之力背鶩乃絀於虖可不審歟夫文學之一端詩又文之一

端也吾將與並世之人爭一日之名乎抑如昌黎所云蘄至于古之立言者乎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必因其所已言者以求其所未言者焉而後古人之意可得而見也則必因其所可言者以求其所不可言者焉而後古人之意可得而盡也吾見古人于千載之上安知無人焉見吾于千載之下而胡以一日之名爲哉吾友鄒陽陳子伯游志士也好爲詩而署其齋曰選理夫詩不備于選而選爲尤雅阮公之爲之也無以異于陳思也陶謝江鮑之爲之也無以異于阮公也其異焉者乃其所已言與其所可言者也而謂伯游之爲之獨有異于陶謝江鮑乎哉且吾觀伯游之志非徒求工其文與詩

者也而世之足以移伯游之志而奪之于中塗要之以捷徑者亦非徒文與詩也伯游行矣循其志而赴之得一效而衆效始可決矣

劉海樹詩集序

今有譽劉子之詩者曰必傳卽安知無毀劉子者以爲不傳嗟乎傳不傳亦何可槩論彼唐以來所傳之詩蓋數十萬計矣其讀之而漠然無所感於予心者猶之予弗傳也而吾且以傳自足乎哉吾觀古之神聖賢人與夫勳勞氣節文學之士未有不甚愛其親者也愛其親必先愛其身身之不存親于何有也愛其身必先愛其名名之不存身于何有也雖然身死而名沒卽亦已耳

所痛者詛一名於天壤之大卒亦無有人焉呼之如欲出而思之於無窮則其身之死也固已久矣且夫一技之精能其力皆足以及千歲然吾得之而寶惜之者其物也非人也人則初無與于吾也吾惡知夫文人之與匠氏相去幾何也而且以傳自足乎哉今吾讀劉子之詩而欣欣然如遇故人于千里之外也及其掩卷而怦怦然如月之西沉如水之東逝如落花之辭林而鳴鳥之振翼也以吾與劉子生則並世仕則同州昕夕相見握手造厀而移吾情如此異時者劉子往矣獨其詩尚存而讀之而思之終不獲握手造厀一致其殷勤其詛連想象更當何如而劉子之聲音形貌乃復生于數十

百年以後之人之心而無有終極嗚呼此則孝子仁人不能自已之懷不惜盡出其精微以與後世相見者也劉子其終勉之矣

韓奕山詩集序

江寧韓子奕山好詩嗜酒以傾其家漢川劉子海樹罕天長時儕人中見而異之與爲友相善也天長官事簡兩人者樗蒲絲竹狗馬之好一無所解惟窮日夜之力以爲詩余至廬州劉子先已改合肥令有客數十輩余皆識之而韓子尤與余歡酒酣已往高睨大談進退古今作者窮極幽渺欣然自憙不知其身之窮且老也余幼時讀論語至夫子以緼袍不恥許子路心竊疑之以

為仲子大賢是區區者亦何足深論卽聖門諸子亞于仲子者彼其胸中豈被服之美惡猶有不能盡忘者邪已而讀孟子而知其說也孟子曰旣醉以酒旣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于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夫仲子者實已造乎居仁由義之域其令聞廣譽將歷數千百年而無有終極故于舉世歆羨之事無可用其忮求假令達而在上亦祇自萃其鐘鳴鼎食之常而不必有所矯飾以弋名而立異此其故豈後世披裘帶索之徒所得而窺測者哉今韓子獨身爲客故鄉無一隴之植一瓦之覆窮于世亦甚矣苟一旦盡棄所學而學于他塗亦何所不可自

存者顧怡然甘之俯仰閒適方且引掖流輩以修名相規勉亦如劉子任雖未顯然樗蒲絲竹狗馬之好力固足以致之設非所樂有甚于彼者而何以爲此寂寂耶後將有讀二子之詩而信吾之言者故于韓子之徵序而書其端以待之

刪定望溪先生文序

嘉慶廿四年初夏養痾杜門偶讀望溪方氏文選其尤雅者爲如干卷錄而序之曰夫文學之一事耳以聖清儒術之盛一百七十餘年之間爲之而工者方苞劉大櫆姚鼐張惠言惲敬數人而已其他若侯若汪若邵輕浮蕩佚繁瑣闒敝無論已賢如魏禧而往往不免

于陋此如屠沽暴富服食器用可以上擬王侯而必有一二端流露于不自知乃求比于世家之中落者而有所不逮無他入之不深而出之太速也雖然五家之文方氏爲之首其言庶幾如孔子所云有序而有物矣然溺宋學而詆漢儒至言訾謷程朱類多絕世不祀甚哉方氏之陋也夫以程朱之賢虛懷求道於生前而伐異黨同私爲禍福於身後吾恐方氏之誣罔較之訾謷者而獲罪爲尤甚也且世之詆漢儒者豈其情哉漢儒實事求是其學不能一蹴而至惟空言性命則旦夕可以自命爲聖人之徒故畏難者羣然趨之以方氏之嗜學固非其倫然觀其頌古文尙書解先天卦位行文支離

卑屈異于他作彼其心豈不知梅賾之僞為郤子之妄作顯然而無可置辯哉徒以此二者程朱之所與已不容有異同不得已而為之辭故一望而知其所窮也則皆蔽之曰陋而已矣方氏求聖人之道于禮可謂得其主矣故于倫常之際淵乎其言之足以敦薄而教忠卽以之繼淸獻祀兩廡亦何不可者而吾乃盡言其陋俾學方氏之文者知所決擇不必如方氏之于宋學雖先天圖亦曲為之說也而方氏之文乃益顯矣此亦方氏删定管荀之義也夫

方氏記李默齋實行書後

望溪方氏記李默齋實行而述其兄百川之言曰人之

大倫五以吾所聞見惟婦死其夫及守貞終世者爲多子之能孝者差少焉臣之能忠者差少焉友之能信者差少焉而實盡乎弟道者則未有其人也陸祁孫曰諒哉方氏之言也雖然君父至尊親不可以相較吾以夫婦朋友較之危哉乎兄弟之得列于倫之五也古者婦人不以再嫁爲恥至宋而大防始立至于今而安之若素苟非甚淫蕩鮮有踰其閑者亦以見人之私其所暱用情之厚必有大過于事君事親事兄交友而後爲所私者之不能無以報也今夫不忠于君不孝于親腹誹心謗譁之愈力兄弟吾等夷耳慈愛之不均也貨財之有無也子女之賢不肖也相形而見絀則怨怨斯怒怒

斯爭爭而不遂則益怒于是日取其過惡而暴著之以自明其不得不然而凡所以致然者皆出於彼之所自取危哉乎天下寧有日相暴以過惡而可共處一室者乎夫婦則不然慈愛之厚薄貨財之有無子女之賢不肖皆與共之無相形見絀之端其隙無由而起間有一二不相能者則皆有以移其愛者也其爲私其所暱尤甚若朋友則吾之所擇焉而取之者也其初取之而終悔焉者絕之可也其不絕者固無多求也不然必其無間者也兄弟以天合其始非出于擇而終又不可以絕于此而求多焉則乖矣爲之妻者又從而是非曲直之則益乖矣爲之友者又從而是非曲直之則愈益乖矣

且人之過惡爲朋友所及知者十之三四爲兄弟所及知者十常六七以漸垂之勢覊縻于無可絕之道日窺伺指斥于庭階觴豆之旁而禍乃不可勝言矣此吾之所爲危也雖然以君子處之無難也夫臣之忠于君也堯與桀一也非擇其君而然也子之孝于親也夷與跖一也非擇其親而然也兄弟亦若是而已矣導之使合于義者上也讓焉而處之以可受容焉而使之不有其名次也讓焉容焉而天下亦遂曉然于是非曲直之所在下也嗟乎夫婦相訢誶朋友相責難或不逾時而式好焉柰何以吾同氣之親至使之不得自比于吾之妻與友也悲夫因讀望溪文而申論之知其危則安矣

寧化縣循吏志書後

寧化循吏志一卷凡知縣十二人典史一人縣人吳賢湘謨謹按先府君編年心信錄乾隆七年調任寧化上事一日即擒治鐵尺會匪劉席玉等論斬絞十四人後陰爾順聚衆入署復論絞故終府君任寧民無敢械鬥者吳君作此志於六十年後中間水旱災相繼俗亦日下然卒無凶橫公觸禁網者猶推本府君除虣安良之所由致昔子產論政寬不如猛而夫子稱爲惠人歟虖豈不信哉劉席玉事詳趙青州懷玉張編脩惠言所著府君墓誌及祠版文陰爾順者故劉席玉黨心信錄未著姓名伊揚州秉綬嘗爲繼輅述此獄甚具亦第言鐵

尺會餘匪而已然吳君志中轉不載擒治劉席玉始末繼幹營作書囑蔡延平鑾揚擕致吳君未得報不知今安在也傳十篇其七皆不著論惟府君暨湯毛兩君有之論中補敘云公既調順昌以事至會城適寧化起大獄株連衣冠數十輩公稔知其冤爲白大府寢其事公雖去寧而造福於寧人猶若此此事心信錄所無府君生平爲人排難釋患事多不可勝數作心信錄時年已七十有五蓋忘之久矣十二人者前明一人曰顏士蒙仁和人

本朝十一人祁文郁遼東定遠人次鄭平上虞人次魏四易文安人次湯啟聲江都人次趙煌乾州人次陳同

善三原人次亓式願萊蕪人次戴永樸烏程人次先府君次毛大周新都人次汪家祿錢唐人趙君以未貢除故坿湯君傳汪君坿毛君傳典史張肇基坿府君傳云與公同心爲治而不詳其里居吳君乾隆六十年進士官邵武府教授繼輅謹記

書韓文公與崔羣書後

天有知乎無知乎其知與人相戾乎柳子之言曰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妄也此以天爲無知也莊子之言曰人之小人天之君子此以天爲有知而其知特與人相戾也韓子之言曰不知造物者好惡與人異心邪抑任其死生夭壽而都不省記邪則又和同二

子之說而故爲抑揚之辭殆將諧此疑於千世萬世而終不可究詰焉嗚呼惟其信道也不篤故其言天也多岐夫六經之文三子者亦既聞之熟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其常而三子者參觀其變變則善不必致祥而不善亦未嘗召禍憤激之論所由紛紛也嗟乎躬稼而有天下慶有大於有天下者乎善射盪舟而不得其死殃有大於不得其死者乎而天果無知乎而知果戾於人乎且道不變即天亦不變皐夔益稷伊傅周召伊古以來所稱有道仁人也無不在卿相之位非天實畀之邪雖三子者亦必曰天也此用之爲用

也孔子周流不遇退而定禮正樂繫易修春秋獨非天乎天亦有變乎非變也天之降大任於孔子無以異於皋夔益稷伊傅周召也此不用之用也非惟孔子之聖爲然也自秦之將亡至於東漢之季韓信彭越周瑜龐統之徒身繫天下國家安危得失之重不可謂非天之所用者矣然而一聽其自興自滅自生自死曾不稍加呵護於其間而伏生鄭司農煢煢兩兩儒獨抱遺經於兵戈擾攘之際晏然老壽卒之微言大義賴以不泯於後世然後歎儒者受任於天有不僅爲一朝佐命者此固韓信彭越周瑜龐統之徒之所不及知者也韓子者唐之伏生鄭司農也天之所以用之者何遽薄於郭子

儀裴度李晟耶即莊子柳子亦非徒生於世者而其言如此嗚呼抱道之君子當其阨窮勞困在已猶不能自信而況他人乎

史記萬石君傳書後

牧邱侯石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遂以爲相當是時外方有事於兩越朝鮮匈奴大宛而內修上古神祠封禪公家用不足桑宏羊等致利可謂多事矣而丞相醇謹在位九歲卒無能有所匡言此其人何如者邪子長不欲顯刺而微見其意於直不疑周文一則曰微巧一則曰處諂以之附傳而慶之爲人可知已矣非獨於慶爲然也衛將軍傳曰大將軍

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又曰蘇建語余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此其人何如者邪乃亦不欲顯刺而別著其例於佞幸傳之終篇曰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然則青去病幸不與李延年輩同傳蓋亦危矣嗟乎國家之患莫大於君驕而臣諂孝武之世君之驕甚矣而將相大臣患得患失專以阿意取容面折廷爭獨一汲黯而卒以棄外此子長所爲痛心也不得已託於微言以垂戒萬世而世猶不察以爲謗書嗚呼豈其然哉

與周大令書

臨莊五兄丈執事往歲讀孫淵如觀察東海孝婦墓碑歎其立言之善有四孝婦姑女告孝婦殺姑由于愛母無他腸一善也孝婦不殺姑則罪坐姑女非父母所愛亦愛之道孝婦困痛姑以已故自殺欲殉姑以明不嫁又全姑女因誣服不復置辨能原孝婦心二善也刑罰不當見賢不用咎徵爲旱東海三年不雨非徒枉殺孝婦亦由不信于公三善也篇中但引漢書于定國傳不言孝婦姓名疑者闕之四善也頃以續修郯志來此始獲展執事所建孝婦祠稽古興廢彰彰善政惟于栗主題字不能無疑搜神記孝婦周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誓曰青若有罪殺血當順下若枉死當逆流

行刑已血青黃緣旛竹而上又太平御覽四百十五引孝子傳周青母疾青扶侍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斂錢營助湯藥母差許女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求青母見青以父母爲屬青許之俄而命終青爲供養十餘年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不可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吏收青青自誣服刑于市謂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旛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血果緣旛竿上天干寶王韶之既皆晉人去漢未遠又二說相合無可疑疑者孝婦非周氏也前志孝婦竇氏不言見于何書或卽元人詞曲之類固不足据若竟以周爲孝婦女氏之姓則周氏之女安得復爲周氏之婦蓋孝

婦之姓在晉時已佚之矣其曰周青者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鄉示未成婦也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往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今孝婦未嫁守節未爲合禮然有少君瀕死託父母之重非猶夫人之未嫁而夫死者比雖未成爲婦而事舅姑已逾十年故特從其志以夫家之姓冠之所以深許孝婦古人下筆不苟往往如此非直云孝婦姓周氏也栗主當書漢東海周氏孝婦諱青不當書孝婦周氏諱青夫同姓結昏失禮之大者即有之猶當爲孝婦諱況漢去周未遠理所必無幸執事熟思之觀察頗有書往來亦當以此質也

與方少尹書

彥聞大弟足下得滁州所發書伏承途次動靜安適幸甚幸甚所著先母家傳規橅范史氣骨皆是非徒具其形貌而已畢世之感如何可言繼輅九歲失怙先母嘗閉置之不令出外至年十七應學使者試得識丁道久吳仲甫歸告先母先母察之以爲賢遂縱繼輅結客先後獲交於祝筱山莊傳永張翰風惲子居洪孟慈諸君二十六始出遊依阮雲臺宮保於浙江學署者二年依李寧圃兵備於松太道署者三年中間曾賓谷撫部轉運兩淮客揚州最久先母終又依同歲生魏曾容于洛陽外此未嘗他往夫不知其人視其友孟子亦言觀近

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繼輅學行雖無所成就然覲其所主之四君子與其最初定交之七君子而知繼輅之不相背馳也或當無疑矣此則先母之苦心藉諸君子以大爲之閑俾繼輅馴至於勤學立品之一塗而無由自越其畔爲道久翰風諸君所深知深知者也先母之葬也繼輅乞文于海內立言之君子前輩則有吳穀人秦小峴趙味辛楊蓉裳孫淵如諸先生同學則有惲子居吳仲倫山子彭甘亭沈小宛周劉雲保緒董晉卿子誂方立諸君凡先母生平守經應變之大詳已惟所以教繼輅親師取友之苦心則言之似猶未盡繼輅與足下定交在先母見背之後顧知之深辭之達

如此蓋足下習聞於道久翰風諸君蓄於心者久至握管伸紙乃稱意言之而所以辱收繼輅於相知之末者亦由乎此於以見大君子發微闡幽引爲已責其用心在操管作文之先十數年而傾蓋訂交亦必有所徵信于未識面之始而非徒一時意氣之感有如此也嗟乎庸人役於富貴賢者志在令名以先母之賢而繼輅不肖不能顯揚造物者乃假手於二三君子信今傳後之文以爲尊師慕道禮賢好善之報而天下之爲人子而貧且賤如繼輅者皆將有所藉以自贖其不孝之罪於萬一然則足下文采之所被與先母流風之所激勸豈不遠乎足下以弟服未除今年不應鄉舉相見未有期

謹此狀謝粤西瘴癘之地定省著述之餘惟清心寡慾寶嗇精氣不勝拳拳繾綣再拜

答友人書

辱損書以僕頻年多病勸令收視返聽長生可求拳拳甚厚僕不謂世無仙人也特以爲仙人者天下之貪人一無所貪以求其至貪者也昔有人讀儒書謀仕進三十不得志乃出家大雲寺大雲寺主富貴嚴重無有倫比心慕之而無由代也則僞爲瘖疾口不能言以手作勢求日掃藏經閣而寺飯之終其身寺主諾凡掃閣者五年會寺主注某經成選日升座講解寺衆及諸檀越會者數千人肅聽無敢跛倚者瘖者忽越次而前呼曰

大師誤矣經意不如是衆皆愕寺主亦大驚輒叩之誦經文如流水陳義超絕意表于是寺主逡巡下座北面膜拜請終說此經瘖者遂以是日代寺主位盡有寺之資財田舍自寺主以至數千人皆歡喜誠信以為頓悟而不知為所賣也求長生者收視返聽于窮巖絕壑之中何以異於是雖然此人愚他人之耳目以求遂其所貪操術深矣求長生者乃至自愚其心術益深貪亦滋甚焉抑吾不知彼仙人者無益于天地萬物徒私其身塊然而長存孑然而獨處果何所樂而堅忍困苦以求之也是以君子并日為學有假年之思令德考終無係戀之苦足下以為何如

與友人書

伻來言所治地僻而土瘠城中居民不及百家大府以足下曾任縣劇才大不可以簡縣屈若以治獄留省中待遷其可足下遂瞻徇不行僕聞之未以為信何者地僻則官無奔走迎候之勞可專志為治土瘠則民無驕奢淫蕩之習而教令易行此正宜足下所樂乃自春徂夏猶未上事是非徒有所瞻徇而實自薄之不屑往也果爾則足下之才方今郡守監司不逮什百者何可數計而足下乃浮湛縣令將并薄之不為耶向在京師見牧令謁吏部出者欣戚之意判然見于顏色即其故則曰某地官富某地貧訟言而不諱吏習如此可為深歎

豈足下胸中亦有此等較計未能悉化耶抑別有他故望卽裁答毋令久蓄此疑幸甚

與趙青州書

味辛仁丈閣下海內文學之士想望大集如饑渴之於飮食非一日矣而閣下勤于修業緩于求名遲之又久至今年逾七十始謀刊版行世宜其文之氣斂而律謹精嚴帖妥無懈可擊也乃猶不自信先以抄本屬之繼軫諄諄以大加芟汰爲言繼軫雖不敢當此猶將索瑕剔愛去其一二平近之作以副閣下不恥下問之盛心然嘗論之書契以來文之美善至孟子而止荀揚大醇小疵雖經昌黎論定卒不能無異議況其他哉故君子

之于文亦自竭其才與識焉已耳後世之毀譽非所計也若斤斤焉譽之是趨而毀之爲避則必有所遷就畏縮而才與識皆無由以自達其于文也不已隘乎且文之存有以文存者有不以文存者或誌交誼或記舊遊此又非他人所得而與者也又辱詢駢散二體大抵分作兩集惟柳州以駢體次散體中今仿其例究以何者爲是夫文者說經明道抒寫性情之具也特文不工則三者皆無所附麗故札記出而說經之文亡語錄出而明道之文亡何者言之無文則趨之者易也既已言之而文矣江鮑徐庾韓柳歐陽蘇曾何必偏有所廢乎治古文者往往薄四六爲不屑爲甚者斥爲俳優侏儒之

技入主出奴之見亦猶攻据辭章兩家隱然如敵國甚
可笑也大集出而吳越一家矣雖創爲之可也至書之
有序所以序明著述之本意非多輯詖辭以驚愚而飾
衆也大集錄蓉裳丈一序足矣轂人先生虛菴松如子
居山子晉卿及繼軺又七篇而晉卿最佳然亦祇自言
其所得於閣下之文固無與也愚以爲可盡刪也如以
子居轂人已歸道山不忍棄即虛菴以至繼軺諸作他
日亦必見于其人之集中過而存之亦無不可卜子有
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可出入閣下之文氣斂而律謹精
嚴帖妥無懈可擊望溪堯峰之間當可高叅一座讀者
顧以序文太多而薄之而置之耶必無是矣凡此皆一

言可決而閣下詳審太過其弊與果于自信者將毋同率爾而對未識以爲然否

與梅葛君書

葛君足下繼輅不至江寧十八年矣而足下久客於彼宜足下與繼輅之不相知也頃來廬州得識鄱陽陳伯游亦初不相知而一見卽相愛終日扃戶論說閒及海內文行修潔之士繼輅爲言大興方彥聞而伯游爲言足下因各出其文以相示足下之文頓挫淸壯有曹子桓劉越石之風與彥聞伯游絕相近因而有以窺見足下之志願得一見以徵信足下之言而益敏其所未言亦如伯游之於彥聞也雖然彥聞伯游年皆未及三十

他時相見於京師盍計日可待而繼輅絕意仕進匏繫
於此足下寧能扁舟泖江訪繼輅于滆湖煙水閒邪此
繼輅之傾慕足下方之伯游之於彥聞而有過之者也
繼輅生九歲而孤賴先母以長以教其事略具所述年
譜自傷卑賤不能顯揚然魏文帝有言榮樂有時而盡
未若文章之無窮竊以爲賤者之顯揚當在於是方今
耆道能文之君子過蒙哀矜銘告傳誄有請輒獲惟畫
像未有贊古祭重尸雖男子亦無畫像況在婦人然如
論衡所引休屠王子翁叔母死武帝圖其像于甘泉殿
是西漢卽已有之且如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左傳
杜預註凡言君者謂諸侯以上禮記鄭註亦言士大夫

廟無主其說甚明今世士大夫遂可援此訓而不爲親
立主乎則畫像之必不可廢亦明矣足下若爲一文益
發明從宜之義而以先母言行綴於篇不徒使繼輅子
孫每一瞻拜輒相與誦述懿德異日讀足下文集者又
得與所見諸家銘告傳誄相引證而先母之傳世乃眞
永永無極矣此繼輅之大願雖一日塡溝壑終不獲見
足下而可無恨也夫人子稱善於親何所不至年譜繼
輅之私言恐不足取信於足下輒并上孫淵如先生所
作傳及伯游年譜序各一通淵如亦足下友也足下以
信淵如伯游者信繼輅宜可無悔惟足下採擇焉世有
賢母如先母而爲文以傳之抑亦足下著道能文者責

也繼輅與尊君同舉於鄉爲羣拜紀古之人有行之者豈敢以通家子弟遇夏侯太初哉而顧必及之者亦以見求足下之文之非無因也臨風延佇辭不宣心

與陳伯游書

伯游大弟足下病中三奉手簡問繼輅近讀何書未及肅復前日乘白敬菴大令之便附去子辨篆書楹帖計無不達繼輅好文而不好學雖日日展卷實於心性了無所益以至肝病屢作頃已小差乃恃藥物疏通非能平心養氣以道勝疾也既深自愧悔益致煩懣如何如何日來偶讀王氏所輯易鄭義多所未喻如再三瀆說文引作黷水不清也蒙以二爲主五順而巽不違如

愚童蒙也三惑于上四遠于二三其德瀆蒙也彼已
爲出山之濁而我何以往教乎故不告也乃訓作褻其
邑人三百戶無眚周禮馮弱犯寡則眚之彼注眚猶人
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此眚字正與同義乃訓
作過又剝牀以辨足辨皆屬牀言故崔憬云辨牀梐也
玆云近膝之下爲辨是已剝膚矣何獨於四爲切近災
乎晉如鼫鼠說文鼫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
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顏氏家訓所謂鼫鼠五能不成技術卽此物也九家易
曰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
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

五技皆劣四爻當之茲訓作大惕號莫夜九二變離離在西兌下日莫之象茲讀作人聲皆於卦象未合又如君子以除戎器除即除吏之除釋文本亦作儲茲乃訓作去如以去戎器爲戒不虞不且爲秦人銷鋒鑄鐻之所藉口乎不然亦莊子剖斗折衡之情也因疑鄭氏著述太多易學或非所長聊以質之足下徒使足下知縱略何能繙書操管疾不足憂而已以云好學則孔子之稱顏子乃以不遷怒不貳過當之蹉跎遲暮如何如何索書舊詩及令弟索題畫冊容續上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四

受業夏寶瑋校字